



Zheng Dongguo
Zhuan

郑洞国传

戴燕君 冯云飞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Zheng Dongguo
Zhuan

郑洞国传

戴燕君 冯云飞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洞国传 / 戴燕君, 冯云飞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3

ISBN 978 - 7 - 5034 - 9798 - 8

I. ①郑… II. ①戴… ②冯… III. ①郑洞国
(1903 - 1991) - 传记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6133 号

选题企划: 箫 笛 段 冉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8.25 字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前 言

郑洞国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他在青年时代，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参加东征北伐，屡立战功，一路升为营长、团长，在黄埔学生军中崭露头角。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因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事集团间不断发生混战，郑洞国随国民党中央军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以及 1930 年的中原大战等系列混战。忽东忽西的军旅中，郑洞国曾在困惑和怀疑中进行反思，但由于思想的局限性，还是把自己的命运同蒋介石连在一起，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进一步入侵热河，继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在国难日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情势下，郑洞国率部在古北口一带的古长城上，与装备有飞机、战车、大炮的日军浴血奋战两月余，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是最早参加抗日的国民党将领之一。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郑洞国纵横驰骋，转战南北，后参加过保定会战、津河战役、徐州会战、归德战役、武汉会战、广西昆仑关战役、鄂西会战、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等重大战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曾电召郑洞国前往重庆，欲委任他为其侍从侍卫长。他以自己性情愚拙、不善内卫事务为词，婉言谢之，后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因抗战战功卓著，被誉为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名将。

1948 年，在辽沈决战的重要时刻，郑洞国脱离了国民党反动阵

营，归向人民。毛泽东曾肯定了郑洞国将军在兵临城下之际毅然投诚的这一明智决断，号召其他国民党军队将领“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并在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的电文中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此后，郑洞国冷静地总结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认识到国民党早已背弃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反动势力，而注定是要失败的。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途，这也是实现自己当年投奔黄埔、反帝爱国的革命初衷的唯一正确途径。他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周恩来的嘉勉。1950年6月，郑洞国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亲自提名其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此后，郑洞国曾担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古人言“择善而固执之”，郑洞国自从投身人民革命行列以后，就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面临严峻考验，仍坚信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正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目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心情更加振奋，尽管晚年体弱多病，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勉力参加各项政治和社会活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保持了一个真诚的爱国人士的晚节，是很可钦佩的。

1991年1月27日，这位穿过了东征北伐的枪林弹雨，走过了古北口、台儿庄、昆仑关、缅北等征战之途，跨越了孤城死亡之线而获得新生的一代名将，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

郑洞国的这部传记，以严肃、客观、求实的态度，总结和回顾了他的人生历程。文笔力求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向人们展示老一辈爱国志士的追求和奋斗，包括他们所走过的曲折坎坷道路，以期从不同的侧面给予现在的青年一代以爱国主义教育。在写这部传记

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的史料和相关方面的书籍，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在这里表示一一感谢。

目 录

第 一 章	家有幺儿初长成	1
第 二 章	黄埔军校铸忠心	12
第 三 章	东征北伐显将才	28
第 四 章	十年征战两茫茫	52
第 五 章	日寇入侵匹夫有责	77
第 六 章	抗日军兴烽火连天	93
第 七 章	远征印缅	139
第 八 章	难以走出的黑土地	181
第 九 章	困守长春的日子	229
第 十 章	走向新的生活	253
参考文献		279

第一章 家有幺儿初长成

在一个普通农民家里，郑洞国出生了。没有特殊之处，一切悉听父母安排，年纪轻轻娶妻生子，在家人的支持下从商溪、石门县城、长沙，一步一步求学成长，历经革命洗礼，终成为一心从军报国的热血青年。

童年生活

1903年1月13日，三更夜，湖南石门商溪河畔南岳寺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即将分娩的母亲正经历着剧烈的阵痛。屋外，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屋内，四十三岁的母亲，因高龄生育，几次三番痛昏过去。在半醒半昏沉的迷蒙中，母亲似乎梦到一条身披鱼鳞的蛟龙穿过山涧，凌空而起。少许，新生儿呱呱坠地，风停雨歇，鸡鸣声声……

郑洞国——本书的主人公，在这美丽的商溪河畔的黎明中出生了，以普通的生命形式开始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郑洞国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父母都唤他为“幺儿”，亦名“蛟儿”。父亲郑定琼，是位粗通文墨的正直农民。母亲陈英教，是位贤妻良母型的农家妇女，步入不惑之年才怀上郑洞国，此前她曾生育过四次，除头一胎是男孩外，其余三胎都是女儿。父亲郑定琼将长子起名“潼国”，将三个女儿分别起名“先梅”“芷梅”“尽

梅”，寄寓着其“女儿止尽男儿来”的企盼。郑母果不负夫望，第五胎终于孕育出一个男儿来。因妻子生产时梦蛟龙，郑父便将“蛟儿”的乳名赐给了这个盼来的“老来子”，跟所有的父母一样，期盼着“蛟儿”将来能有出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石门地处湘西山区，与临澧、桃源、慈利、大庸等县相邻。这一带山清水秀，物产丰富，风景亦十分秀丽。商溪河是一条美丽的小河，有着泛波似银、飞浪若雪、积潭如玉的碧水，蜿蜒于缀锦叠翠的崇山峻岭间；这里的沟壑纵横，如大树的根系。倘若不计山之大小、水之巨细，这里可谓“奇峰三千，秀水八百”。大山峪也较其他山乡富裕，当地有歌谣曰：“金仙阳，银渡水，有钱难买商溪水。”仙阳与渡水在石门可谓是似金如银的富庶地，可与商溪一比，便相形见绌了。本是富饶之地，但是因交通不便，环境闭塞，一些农副产品如：桐油、茶叶、板栗、竹藤制品和矿产等很难大批外运。再加上常有水旱灾情，时局动乱以及官府的重重盘剥，农村百姓的生活还是十分清苦，一般农民辛劳一年，勉强糊口已属不易，若遇大的天灾人祸，便只好出卖田地、牲畜，为人帮工过活了。

郑家在这方土地上，有祖传老屋六七间，田地近三十亩。年成好时，可岁收谷四五十石（按当时标准，每石折合一百一十市斤左右），也只是解决温饱问题。不过按照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实际情况来看，郑家能解决温饱问题也算是乡间的小康之家了。

郑洞国出生时，母亲已是四十三岁的人了，由于营养不良、体弱多病，根本没有奶水，只好用米粉制成的面糊喂养他，所以郑洞国从小身体就很瘦弱。尽管这样，湘西山区的灵秀之气还是把这个郑家的幺儿滋养得健康无比。

从郑洞国记事以来，家境就每况愈下。家里穿的都是自制的粗布旧衣，日常饭食也大多是番薯丝和糙米混合在一起的杂合饭，只是到了农历春节的时候，母亲才悄悄给孩子们塞上几个压岁钱。郑洞国可以用它买些爆竹、麦芽糖之类的东西，若遇到年景稍好时，

母亲偶尔还会扯上几尺洋布给孩子们缝件新衣，再做双新鞋，那便会让郑洞国高兴得不得了。

过年，在乡下是件很大的事。进入腊月，家境稍好的人家便开始忙着磨豆腐、做糯米糍粑、杀猪宰鸡、熏制腊肉，或到附近集镇上采办过年物品等，一派热热闹闹的气象。在外谋事的人们，也陆续回乡与家人团聚。这期间，无疑是无忧无虑的小孩子们最快活的光光了，不仅可以穿上新衣，吃到平常很难吃到的肉食、点心和糖果，还可以趁着大人们忙着准备过年，尽情地到处嬉闹。除夕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年夜饭吃过后，孩子们就急急忙忙跑到房子外面放爆竹。夜深时，再随长辈们去坟上祭祖。祭祖仪式结束后，胆子大些的男孩子便打着灯笼，在山坡上跑来跑去地捉迷藏，这样玩耍一夜也不觉困倦。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郑洞国一早便要随着大人给族里的长辈磕头拜年。磕头自然也不是白磕，无论到了哪一家，主人都不免要招待饭食，或给一些点心之类的东西吃。这种快活热闹的日子，一直要过到正月十五才结束。所以，同许多小孩子一样，儿时的郑洞国老是盼着过年。

然而快乐时光总是短暂而易逝的，郑洞国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度过的。

六岁起，父亲郑定琼开始亲自教郑洞国读书。郑洞国的父亲读过两年私塾，在乡里还算是文化人，比较注重两个男孩子的教育，对洞国、洞国兄弟管教严格。郑洞国的启蒙读物最初是《三字经》《千字文》等，以后又读《论语》等书。每天早饭后，父亲即端坐桌旁，高声唤道：“么儿过来读书！”这时，郑洞国闻声便赶紧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前，垂手站好，倘稍迟延一下就要挨骂。父亲教授的方法是先由他自己将课文朗读一遍，然后再将书中生字逐一教郑洞国识别、书写。这样反复进行几遍，他便叫郑洞国在一旁默写、默读，自己则吸着水烟袋，闭目养神，过一会儿再将郑洞国叫过来考问。郑洞国幼时天资并不聪颖，加上书中文字都很怪僻，意思更

难弄懂，因此学起来不免吃力。父亲的态度却十分严厉，每当他对郑洞国的学习效果不甚满意时，便拿起预先放在桌上的竹篾片，朝郑洞国头上拍打几下，郑洞国虽感到疼痛，但不敢哭，只能默默地流着泪，规规矩矩地站着重新聆听父亲教训。每天的学习都使郑洞国战战兢兢，如坐针毡。直到末了父亲挥挥手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郑洞国才如释重负。这样读书对年幼贪玩的小郑洞国来说远非是件愉快的事情，然而也正是父亲的这种严厉，使郑洞国从小就懂得隐忍。

郑洞国八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入乡间的私塾就读。先生是郑洞国的一位本家兄长。先生的学问底子不错，他待学生很严格，不过不像父亲那样常常打人，生气时至多是将顽皮的孩子申斥几句，偶尔也用戒尺打几下手板。或许是郑洞国在父亲身边已有了些文化基础，抑或是私塾先生不似父亲那般严厉，到私塾读书反倒让郑洞国觉得轻松了不少，学习也有了些兴趣。两年间，郑洞国先后读了“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十岁那年，乡间开办一所新式小学，郑洞国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连忙送郑洞国入学就读。岂料这所学校竟是有名无实，学校里只有一名教员，而且这名教员除了懂些国文，对算术、音乐、体育等几乎一窍不通，最可笑的是他连算术作业的评分规则都搞不清楚，只知道给作业成绩不好的学生打上六十分，成绩好的打上一百分。对于那些成绩极差的学生，他原本想打十分，结果不知怎的在十的后边加了个零，也成了一百分，弄得成绩好坏不分，笑话百出。父亲了解到这所学校的教学情况，气得捶胸顿足，大骂教员误人子弟，马上将郑洞国重新送回私塾读书，郑洞国在私塾里又读了三年书。

这样，童年的郑洞国在私塾一共读了五年，充满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礼义纲常的旧国学，对郑洞国一生影响很大。五年的国学熏陶，也使郑洞国养成了宽厚仁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性格特点。

婚姻大事

早在郑洞国八九岁时，家里就为他定下一门“娃娃亲”，女方是邻乡的一位农家姑娘，名叫覃腊娥，比他大八岁。父亲一直把他这个幺儿的婚事当作一桩心事，巴不得小儿早日完婚。眼瞧着时局越来越乱，父母便开始着急张罗幺儿的婚事。郑洞国自己那时年纪太小，尚不知结婚娶妻为何事，一切听从父母安排。按湘西风俗，女婿在结婚的前夕要亲自到岳家拜望，并且住上几日，以示郑重。郑洞国的父亲是很遵守礼教的人，对这些事情看得格外重。

1917年冬日，郑洞国放假，受疼爱自己的姑母邀请，决定在姑母家住一阵子。虽说此时郑洞国已有十四岁了，父母急着张罗结婚之事，但他毕竟还是孩子，也还调皮。这天，同伙伴们出去玩耍，见河边上拴着一只供摆渡用的小船，小伙伴们闲得无聊，便一起跳上船，解开缆绳，胡乱在河里游荡起来，过了一会儿，船不知怎的猛烈摇晃了一下，郑洞国没站稳，扑通一声栽进河里，船上的小伙伴们吓坏了，一面大声呼救，一面拼命向上拉他，但是河水冰冷刺骨，郑洞国几经挣扎也爬不上来，周身也麻木了，渐失知觉。幸好路过的人被呼救声惊动，赶过来将郑洞国救上来，将浑身湿漉漉的郑洞国送回到姑母家。看到落汤鸡一样的侄子，姑母心疼坏了，一家人忙不迭地为郑洞国烤换衣服、灌热姜汤。这时，父亲差人来叫郑洞国立即去拜见岳母，姑母没好气地要打发捎口信的人走，那人说什么也不肯，再三说郑洞国的父亲命他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才行。“孩子都这样了，过去啥？”姑母气得大骂，但也深知郑父脾性，信守礼教是马虎不得的，好说歹说，并答应过几天让郑洞国去岳母家，送信的人才离开。

也是祸不单行，几天后郑洞国去岳母家时，又受了一场虚惊。他到岳母家的头一天晚上，岳母十分高兴，特地预备了不少酒菜款

待。郑洞国因年纪轻，没有酒量，只喝了两小杯便有些支持不住，于是早早就安歇了。大约午夜以后，他突然被房子外面的一片嘈杂声惊醒，遂爬起来睡眼惺忪地朝外一望，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只见院子外面立着十余个手执长矛大刀的大汉，正喝令岳母一家开门。郑洞国意识到这是土匪打劫，惊慌得不知如何是好。郑洞国胆小害怕的样子，很难让人想象若干年后，他竟成了驰骋战场、无惧生与死考验的铮铮铁汉。此时郑洞国确实看不出来有什么过人之处：先是船上玩耍落水受惊，此时却是害怕得发抖。要说与同龄人不同的就是家人一直坚持让他读书，这实在是乡里人很难得的。

过了片刻，有七八个土匪已经破门而入，将岳母全家连同郑洞国一起赶到堂屋，为首的一个精壮汉子，将手中明晃晃的大刀朝屋角一摆，喝道：“莫动，站到那边去！”然后，将房中岳母覃氏的几箱子嫁妆抢劫一空。惊恐之余，郑洞国发现身边的一位姑娘是岳母家中从未见到的，心想这必是自己未来的妻子无疑了，那姑娘也觉察到郑洞国在注视她，赶紧深深地埋下头，缩到郑洞国的岳母身后。按旧时礼教，青年男女的婚姻大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到成婚拜堂之日，双方是不得见面的。但郑洞国夫妻二人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见了第一面，真令人啼笑皆非。事后才知这次抢劫实际上就是郑洞国岳母家家族的人勾结外面人干的，目的仅是趁覃家女儿出嫁之机劫掠些财物，所以并未打算伤人，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郑洞国与覃氏结婚时，刚刚年满十五岁，覃氏已是二十三岁，整整大郑洞国八岁。这在今天的青年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但那时在湖南农村却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对家中长辈来说，娶进年纪大些的媳妇，既可增加一份劳动力，又可早日添丁进口，岂非好事？不过，郑洞国与覃氏结婚后，彼此感情十分融洽，覃氏为郑家主下一儿一女，直至后来覃氏因病故去，他们从未红过脸。

第一次革命的洗礼

1918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激起了全国人民对北洋政府卖国行径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市民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石门县城虽然地处偏僻山区，却也受到了这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的深刻影响。郑洞国1917年春天来到石门县城读书，最初父亲并不同意送他到县城读书，但在兄长的一再坚持下，才决意送郑洞国到石门县城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是三年制，全部采用西式教学。那时郑洞国已满十四岁，只好直接插入二年级学习。可郑洞国除了国文还有些基础，其他课程都不行，特别是算术，程度更是低得可怜，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根本听不懂，为此郑洞国大伤脑筋，急得寝食不安。最后无法，只有横下一条心发奋用功，每日早起晚睡，根据老师和同学的指点反复研读、演练，直到把每个题目搞会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二年，郑洞国的算术成绩在班上同学中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其他功课也都陆续赶了上来。这样郑洞国小学毕业后便顺利升入石门中学。

五四运动一爆发，石门中学的学生们在部分爱国教员宣传鼓动下，首先起而响应，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当时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郑洞国和同学们几乎天天在县城游行，宣传抵制日货，并组成清查队，到各个店铺里清查日货。平日唯利是图的店铺老板们，有些是出于爱国之心，有些是慑于学生声威，此时有不少人都主动将店里的日本商品交给学生们，他们见到这些爱国学生，一个个点头哈腰，恭敬得不得了。学生们把所有商人上缴和清查出来的日货收集在一起，在街市上当众焚毁。这次运动在石门县城轰轰烈烈地持续了好长时间才逐渐平息下去。

五四运动是郑洞国经历的第一次革命洗礼，它唤起、培养了郑洞国朴素的爱国热情和信念，对郑洞国后来的人生影响很大。除此之外，郑洞国的长兄郑潼国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影响很深。长兄郑潼国比他大十四岁，在郑洞国年幼时，兄长一直在外读书，又去过日本，接受的新思想较多，每逢回家省亲，郑潼国都免不了要向家人及乡邻们讲些有关清政府卖国、误国，以及孙中山先生领导同盟会闹革命的事情，讲到激愤处，常常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对于兄长讲的这些事情和道理，年幼的郑洞国并不全懂，但当时兄长在他眼中简直是个大学问家，兄长说的话他都相信，更让郑洞国觉得很有趣味的是他讲的一些新鲜名词，比如“民主”呀、“共和”呀等。由于受兄长的影响，那时郑洞国就对孙中山先生景仰得不得了，幼小的心灵里已开始刻印下一个观念，即清朝皇帝不好，必须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中国才有希望。郑洞国的兄长无疑是在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而五四运动的洗礼，使郑洞国开始痛切地认识到，中国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军阀混战，国家残破，政治腐败，大有灭种亡国之危险。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应立志救国，解民倒悬。但对如何救国救民，当时郑洞国的想法却也极其简单、幼稚。觉得中国之衰弱，关键在于武备不振，今后欲抵御列强欺侮，消灭各种军阀势力，非有强大武力不可。基于这个认识，郑洞国心中开始萌发了弃学从军的强烈愿望。

转眼又过了两年。这一日，有人从省城长沙回来说，湖南督军赵恒惕要在长沙举办湖南陆军讲武堂，正在筹划招收学生。这个消息使郑洞国喜出望外，急忙托人在长沙打探消息，准备前去投考，实现从军之梦。也是凑巧，当时率部驻扎在湘西一带的澧州镇守使唐荣阳，有意在石门中学选拔一批学生进入讲武堂受训，以便将来作为自己部队的骨干，乃请准在石门县城设考场招生。在郑洞国看来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急忙前去应试。考试那天，由驻兵石门县城的旅长唐敬德亲自担任主考。应试的人很多，其中多是石

门中学学生和唐部官兵。考试的题目是《论语》中子路的一段话：“夫千乘之国……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郑洞国拿到题目后，从容作答。考试结束后，郑洞国就被录取了，高兴的心情简直无以言喻，顾不上与家人辞别，便跟随军队中的一些人前往长沙报到。

到了省城，情况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此时正值赵恒惕大举发兵攻打湖北督军王占元，结果反被王部击败，湘军溃回湖南，大肆烧杀抢掠，纲纪荡然无存。一些地方军队也乘机再度混战，搅得湖南全省糜烂不堪。在这种情形下，陆军讲武堂自然也就无法开办了。郑洞国在长沙苦等了近两月，最后见事情已无希望，且身边盘缠将尽，才垂头丧气地返回石门。值得庆幸的是，当初走时学籍还保留在石门中学，否则回去连书也读不成了。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间郑洞国在石门中学又是两年。1922年初夏的一天，郑洞国正在学校温习功课，家里托人捎来急信，说母亲病重，要郑洞国速速回去料理。郑洞国闻讯，心急如焚，向校方请了假，连夜徒步赶路。回到家中，看见母亲的病势已极度沉重，面色苍白如纸，浑身浮肿，气喘不止，见到郑洞国回来，只叫了一声“幺儿”，便不停地剧烈咳嗽起来，再也说不出话来。郑洞国不由泪如雨下，抱住母亲痛哭。过了两天，郑洞国的长兄也由外地匆匆赶回。孩子们终日轮流在母亲床榻前伺汤奉药，祈望母亲病体康复。但是，尽管一家人想尽办法，母亲的病情仍在不断恶化。母亲自知病将不起，挣扎着将这些儿女唤至榻前，对后事一一做了交代。她除了要孩子们今后好生孝敬父亲，兄弟姐妹间彼此和睦相处，还特别叮嘱兄长和郑洞国，务须努力读书做事，为人亦要正直诚实，切不可贪利忘义，有负天地祖宗。母亲的这些遗言，后来确实成了郑洞国一生处世的座右铭。

这一年的6月中旬，母亲不治谢世，享年六十三岁。郑洞国的母亲与同时代的无数农村劳动妇女一样，善良、质朴、勤劳，但一生都未摆脱生活的贫困和艰辛。

两个月以后，郑洞国从石门中学毕业了。可是毕业并没有带给他一丝轻松与欢喜，慈母过世的阴影始终罩在心中。平日里母亲省吃俭用，却总是设法满足么儿所需。记得郑洞国初到石门县城读书时，刚开始所需费用均由正担任石门中学校长的兄长承担。后来，兄长应聘到林德轩的军队中任林氏的秘书，离开石门，便无法经常资助郑洞国了，供郑洞国读书的经济负担就落到了在乡间的父亲身上。可那一时期郑洞国家里的境况却在继续恶化。地里的庄稼连年歉收，母亲又因生病时常请郎中，弄得经济上入不敷出，郑洞国的读书费用都成了问题。有一次放暑假回家，郑洞国见到父亲整天为维持生活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临到快开学了，父亲始终不曾提到郑洞国学费的事情，郑洞国虽然心里焦急，可望着他那张阴沉沉的脸，哪里还敢提及此事？末了母亲不知从哪里借来四块光洋，偷偷地塞给郑洞国。靠着这四块光洋，郑洞国终于重返校园，并省吃俭用地用了许久。

失去母亲的伤痛，使郑洞国没有心思继续外出求学，就回到家中，应聘到附近小学任教。

次年夏天，郑洞国感到在家乡长久待下去也不是办法，遂决定去长沙求学。那时，兄长正在长沙做事，收入较过去多些，家中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所以父亲、兄长和妻子都很赞同郑洞国的想法。于是，郑洞国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带了些盘缠，即告别父亲、妻儿，只身来到长沙。到了长沙，郑洞国先在市内一家小旅馆安顿下来，又去见过兄长，然后就在街头上留意起各学校张贴的招生启事，晚上则浏览报纸，寻找学校的招生消息。当时郑洞国考虑，报考大学本科依郑洞国的家庭经济状况是无力负担的，不如去考那些专门学校。一来费用少得多，二来可在较短时期内学成一样特长，以便自立谋生。于是郑洞国首先报考了一家工业专科学校，却未考中。郑洞国不气馁，接着又报考了商业专门学校，这次倒是被录取了。学习经商本非郑洞国所愿，但为今后生计，此时也顾不得再去选择了。